



李建容 为“天使”缝补翅膀

■ 本报记者 何元凯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

李建容细心辅导特殊学生。

从头做起 为特殊孩子铺设成长道路

在特殊教育老师岗位上坚守了28年,李建容却说:“我并没有什么突出事迹,只是做着缝补‘天使’翅膀的工匠,默默陪伴着特殊孩子成长。”

1995年,李建容从乐山师范学校特殊教育专业毕业后,便回到家乡剑阁县,一头扎进了特殊教育事业。从剑阁县特殊教育的一片空白,到多名聋生考入乐山师范学院大专班、四川省残疾人职业技术学校等,多名学生参加特殊奥林匹克运动,并在全国、省级残运会获得金牌、银牌的优异成绩。……28年来,李建容用心从教、用爱守护,尽自己的所有力量,推动着当地特殊教育的发展,帮助当地特殊儿童获得更好地成长。

上世纪90年代,由于特殊学校建设和运营成本高,地方经济负担重,各地特殊学校不多,师资力量也有限。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偏远农村地区,特殊教育更是面临着许多空白。

李建容刚参加工作时,剑阁县的特殊教育正处于筹备和成立阶段,犹如一张白纸。当时的宣传途径单一,特殊教育的概念也没有被群众广泛了解。为了办起特教班,李建容多方打听残疾孩子信息,走村串户地做家长的动员工作。那时候,由于缺乏身边的案例,特殊儿童的家长对他们的孩子能够接受教育持有怀疑态度,对老师的到访也很冷淡。

最先招收到的是一名聋生。李建容前前后后跑了五六次,不断地给家长做思想工作,

向他们解释特殊教育的政策、教育教学方式,以及孩子发展方向等。最终,她的不懈坚持感动了家长,终于把孩子送到了学校。渐渐地,李建容的教学得到了当地家长的认可,一年后,她陆续招收了七八个孩子入学,成立了特教班。

当时,特教班学生的构成情况比较复杂:有弱视的,有智力障碍的,更多的是聋生。由于师资力量有限,李建容只能一个人包班教学,周边可以借鉴的经验也基本为零。她便利用自己在学校学到的知识,认真钻研教材、分析学生,对他们进行手把手地个别指导,开展复式教学,尽量让每个学生都学有所获、学有所长、学有所用。

给聋生上课要不停地带读,演示口形,展示发音部位,纠正学生发音。往往一天下

来,李建容的嗓音就基本处于嘶哑状态了,以致后来咽喉落下了疾病。为此,家人和身边朋友十分不解,给聋生上课嗓子还能出现问题?其实他们哪里知道,对这些孩子来说,口语和手语一样重要。除了夸大的口形讲解,还要用变化多端的手语演示,甚至还要配上图画解释,用肢体表演,不知要用多少遍重复讲解,才能让学生明白。

由于学校条件有限,李建容还承担起生活教师的职责,照顾学生的日常生活,和学生同吃同睡,帮学生洗衣服、被子,指导学生洗脸、刷牙、洗脚,做好个人卫生。在家长们看来,她不仅是一位负责的老师,更是孩子们的亲人,像母亲一样呵护着这些特殊的孩子,给他们铺设了一条不一样的成长道路。

注重技能教育 让特殊孩子的人生也能出彩

2008年,剑阁县成立了特殊教育学校,特殊教育的班级增多了,学生增加了。随着学校环境的改善、办学规模的扩大、学生人数的增加、教师队伍的壮大,李建容毫无保留地把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与同仁共享,积极上好示范课、优质课,深受师生和学校领导的好评。

近几年,由于学生残障程度的变化,李建容开始从事培智教学。培智班学生人数不多,但上课要付出的精力更多了,可能面对的突发事件更加变幻莫测。“不理解的人们认为,培智班只是守着孩子不哭不闹,其实压力很大。”李建容说。学生有的目光呆滞;有的流着鼻涕、淌着口水;有的手舞足蹈、大声尖叫;有的不听指令、随意乱跑,还会敲打桌椅;还有的连生活自理都成问题。常常是这个刚安静下来,那个又闹腾

起来,课堂俨然战场一般。面对这些特殊孩子,李建容用自己的爱心和耐心一点点地去感染他们、影响他们、改变他们。慢慢地,她所带班级的孩子们有了明显的变化和进步。

2016年,学生王贵贵考入四川省志翔职业技术学校,2020年,学生母映林、苏贵毅也考入这所学校,还有学生考入高职院校。更多的学生进了工厂,还有的学生自主创业,孩子们基本能融入社会、自食其力。

在教学的同时,李建容更注重学生的技能教育。由她辅导学生的多幅刺绣作品、书法作品、舞蹈等得到社会和各级组织的高度好评。在2005年广元市首届残疾人运动会上,学校两名聋哑学生勇创佳绩,摘金夺银;在2006年的剑阁县书画大赛中,5名孩子的作品获得好成绩;她参与辅导的舞蹈节目《孩子的呼

唤》,在2011年广元市首届残疾人艺术节上获二等奖;她参与指导的4名聋生,在2014年全县首届中小学艺术节万人书画大赛中,获一二三等奖;2015年,她所教班级的学生罗洪代表四川队,参加全国第九届残运会暨第六届特奥会男子篮球E组比赛获第一名,个人被授予“全国体育道德风尚奖”;今年4月,学生豆鑫德摘得第十届四川省残疾人运动会男子标枪金牌、铅球银牌;学生朱福恒获得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男子滚球单打银牌……

“一生不弃,为爱坚守。”这是李建容28年前选择特殊教育时作出的庄重承诺。28年来,她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自己所忠诚的特殊教育,奉献给了自己所深爱的特殊孩子们。她坚信,特殊教育会有更美好的明天。

老师,我们喜欢您

■ 陈卫卫

多年前,我曾在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担任语文教师。初来乍到的那天,校长对我说:“这里的学生很调皮,也很难管,跟猴儿似的,好几个女老师都被他们气哭过,你可要严一点呀!”

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一高尚职业,就应该在三尺讲台上用爱来点燃希望。可是,眼前的这些学生果然很不听话,无论上什么课,课堂上总是有此起彼伏的说话声。交上来的作业也令我十分头疼,不是少做了,就是忘了做,我还没遇上过这么棘手的工作。才上了3天课,我的嗓子已经快哑了,于是,在自习课上,我拿了润喉片放入口中。坐在第一排的女孩子眼尖,问:“老师你吃什么呀?”我苦笑着说:“老师每天跟你们喊得嗓子疼,可是课不能不上啊,只好吃药了。”学生们听我这么说完后,立刻安静了下来,静得让我不太习惯。

从那以后,课堂上虽然还是有说话声,但只要我放下课本扫视一会儿,他们就会自觉地安静下来。甚至有时当我忍不住皱眉、叹气,犹豫着要不要发一下威管管纪律时,就有前排的学生喊道:“不要讲话了!老师生气了!”每当这时,我心中总是一动:这些学生虽然有

点顽劣,却是多么善良而懂事啊!

这些学生的父母,都是从各地来的打工者。从入学登记表上看,大多在企业里做一线工人,或者在建筑工地上、砖窑厂做非常辛苦的工作。我想,他们把孩子从家乡带到这里放在身边,自己打工挣钱让孩子读书,虽然上的是一所简陋的小学,但也是尽了他们所能啊。

一天,有个学生交上来的作业又是一塌糊涂,似乎我从没有给他上过课一样。我把他拉到讲台边问他为什么,他不说话。我说:“明天叫你父母到学校里来,不信他们不管你!”他说父母白天要去工地上,没时间。为了让他觉醒,我大声对着全班同学说:“早上你还在睡觉时,你爸妈就起床了吧?他们这么辛苦,你还不好好学习,对得起他们吗?”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孩子还是不说话,但“呜呜”地哭了。

第二天早上,我走进教室,一眼看到黑板上写着几个让我至今难忘的字:“老师,我们喜欢您。”我很感动,没有问是谁写的,我想他们听懂我的话了。这些善良懂事的孩子,像一朵朵小花一样,只要有阳光照耀,就能开成一片万紫千红。

醒花的启示

■ 王晓燕

国庆长假结束后的一个下午,我在家批阅学生们交上来的试卷。越看越生气,这些试卷不仅字迹潦草,还偷工减料,错题漏题一大片,想到学生收假后在课堂上耷头耷脑的表现,我长叹一声:朽木不可雕也。

正心烦气躁时,听到女儿在客厅叫我帮忙。她打开一个长长的快递盒子,里面是一大束鲜花。女儿说是从云南那边网购的,非常便宜,只可惜这些花儿经过几天的运输,几乎奄奄一息了。“我看这些花都不行了,扔掉吧。”女儿拿来剪刀,笑着说:“您一点都不懂。”她让我把每枝鲜花根部的黑腐部分剪去,剪成斜切口状,便于花朵吸收水分,再将那些受损的叶片和外层花瓣统统摘除。这样一来,原先乱糟糟的花枝变得清爽了些。但是玫瑰的花苞仍然皱巴巴的、软塌塌的。桔梗花看起来更柔弱,一颗颗绿色的小花苞垂着头,一副振作不起来的样子。我心想:“这些花还有救吗?”

女儿把处理好的鲜花小心地放到水桶里,水桶里盛了半桶清水,还加了几滴营养液。“这叫醒花,您等着瞧吧。”女儿给我解释,快递的鲜花因为缺水,到家后花朵会变得很软,所以需要让它们慢慢喝足水,渐渐“苏醒”,醒花就是给花补水和恢复的过

程。果然不到一个小时,桔梗花就抬起了头,月季的花苞鼓胀起来,粉色花瓣变得饱满鲜润,原先暗沉的花叶也如水洗般鲜绿。于是在这个下午,我什么也没有做,静静地等待和观察这些花儿慢慢从疲倦中醒来,绽放粉色的、白色的、紫色的美丽。

不久前,被我判定枯死的花朵,因为一盆清水,又起死回生,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。我突然有所领悟:也许我的学生们也像这花儿一样,只是需要及时地“醒一醒”。他们也许是在假期里作息混乱,放飞自我,也许是因为压力和劳累。总之,谁没有无精打采的时候呢?想想自己情绪低落时如何调整状态、满血复活的,或是向家人和朋友倾诉,获得安慰和鼓励;或是读书,从书中寻求智慧和力量的精神的支柱;或是自省与自悟,让心灵之泉保持流动。同样,当学生出现“情绪枯萎”时,教育者要给予充分的鼓励、必要的提醒和真诚的包容,给他们一渠“清水”,等待他们修复和创造出一个崭新的自我。

闻着满室的花香,我换了一种态度去面对学生的作业,停止抱怨,找出问题,并且确定了明天的上课内容:我要和孩子们共同探讨一下关于“醒花”的启示。

一公里的“课堂”

■ 梁晓勤

那天放学的时候,随着如潮水般涌出的学生们陆续离开教室,我也批改完了最后一份作业,锁上办公室的门准备回家。

路过教室的时候,我习惯性地往自己班上看了一眼,正瞧见小刘背起书包,往教室门口走来。

“梁老师好!这么巧,我也正准备回家。”小刘看到我,脸上漾起了微笑。

“你家好像也住在XX街道吧,正好顺路,一起走吧。”我回应道。

我俩并行在回家的这一公里道路上。我悄悄观察着小刘,她有些拘束,微微低着头,脸上始终保持着害羞内敛的笑容,每一个脚步似乎都走得小心翼翼。这让我想到,小刘平时也不太爱说话,内心敏感,总是一个人呆在教室的角落,课堂上也不爱表现自己,因而容易被忽视和冷落。

“冷场”了一段时间后,她抬起头,嘴唇微微抖动着,小声地对我说:“梁老师,这周的作文您看了吗?我的文章写得怎么样?”随后,她又害羞一笑,似乎以此掩饰她的紧张。这番话估计在她心里演练过好几遍了吧,平时从来不见她开口向老师提问,这一问反倒让我惊喜、欣慰。

“写得很好啊,你的文笔一向特别棒,这次作文里很多优美的句子都值得大家借鉴,不过有时候你丰富的思想不要只用文字来记录,还要多用语言来表达呀!”

她点点头,眼睛里闪烁着坚毅的光。一公里的路程很短,很快我们就在小区门口分道扬镳。

第二天,我隔着老远在校门口又看到了小刘,她慢悠悠地挪动着脚步,漫不经心地两三步一徘徊。我逐渐走近了她,轻唤一声她的名字,她满脸惊喜地招手说道:“好巧啊,老师。”我又发出了同行的邀请。那天,她问到了我课堂上讲的一篇课文,她对于人物形象的理解还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,我使用轻松简易的语言进行了讲解。

后来,在回家路上,我和小刘又有了好几次的“偶遇”,她总有各种理由说出那句“好巧啊”。有时是她在后面追上来,有时是她在前面等着我。对于这种近乎日常的“巧合”,我不会多询问,总是耐心地陪她走完这一路。一公里路虽然很短,但每天一公里,汇聚起来就很长很长。慢慢地,小刘似乎不再腼腆内敛,也越来越愿意打开心扉、表达自己。

有一天,办公室的老师聊到小刘同学总是在放学路上偶遇我这件事。一旁的张老师说:“哈哈,哪是什么偶遇啊!那天看到她都出校门了,后来我正好返回学校拿点东西,看她还没走呢。我后来回头一想,是梁老师还没走呢。”我会心一笑,说道:“我知道啊,所谓的‘偶遇’肯定是她设计的,我没有戳穿她而已。”停顿一会儿,我又说道:“想当年,我也是这样的啊!”

看到小刘,我仿佛看到了当年青涩的自己。往事一点点浮现,也是一公里的路程。我和初中班主任李老师总是无话不谈。有时聊班级琐事、日常生活、成长经历;有时聊某一次考试的成绩,某一次不该犯的错误。每回精心设计的“偶遇”得到了实现,我便能开心一整天。得遇良师,何其有幸,我很愿意每天多聆听她一公里路的教诲。前一段时间,我回母校找李老师,她说最怀念多年前我总是等她放学回家的时光。

不知道今天的小刘又会以什么理由“偶遇”我,想到这儿,我收拾东西准备回家。我想,也许这一公里的“课堂”,对于师生双方来说,都是美妙而纯粹的情感滋养。